

张耀波 / 著

战略思维与 战略研究

ZHANLUE SIWEI YU ZHANLUE YANJIU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略思维与战略研究 / 张耀波著. —昆明: 云南
大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482-2829-5

I. ①战… II. ①张… III. ①战略学—研究 IV.
①E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68933号

责任编辑: 熊晓霞

封面设计: 刘雨

战略思维与 战略研究

张耀波 /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05千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2829-5

定 价: 48.00元

社 址: 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 (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3244 6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本书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871—64167045。

我的战略研究历程（代序）

张耀波

—

1983年，我从本地师专调到党校工作，就这样偶然地走入了干部教育领域。从那时到现在，除了中途在成都脱产念了两年哲学专业研究生，30多年来，我一直在同一所学校工作，亲身参与了党校从正规化带来的繁荣到学历教育结束后转型的全过程。有人曾杜撰了一个所谓“一万小时定律”，大意是，一个人只要在某个领域工作一万个小时，就足以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因为，一万小时代表着专注和耐心，多年媳妇熬成婆，即便没有创造力，也会成为一个不错的教师，而我为干部教育付出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一万小时，当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个领域的“专家”。

我已记不得在这个讲坛上讲过多少种不同的课程，从数学到科学史，从哲学到永远在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渐渐的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在干部教育这个特殊的讲坛上，大多数的课程都具有宏观的、战略的性质。这是由领导干部这个群体的工作性质决定的。毛泽东把领导干部的任务高度概括为“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邓小平强调领导干部“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中国共产党内的另一位战略大师陈云则号召领导干部要向过去“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商人学习，踱方步考虑“战略性问题”。领导干部，即使是身处基层的领导干部也少不了要考虑他那个“局部”的全局性战略问题。正是由于领导

工作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干部教育在整体上的宏观的战略的性质。

这个道理，我也是在党校工作多年后才逐渐明白的。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央党校在郑必坚主持下开始了新一轮的教学改革，提出建设主要包含“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党性修养”这几个方面内容的教育课程。这是一次面向21世纪的影响深远的教学改革。这四个方面的课程都具有宏观的战略的性质。其中，“理论基础”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为最具一般性和最具基础性的理性认识，它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哲学，其基本形态是概括的、抽象的和思辨的。这种理性认识支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走向，对人们整个思维方式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世界眼光”本来就是战略思维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战略思维在空间维度上的要求。至于被称为共产党人“心学”的党性修养，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的为官做人的基本要求。也就是通过个人自身努力、自我学习和自我锻炼，使自己的知识、能力、品德达到一定的要求。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修身为本”，就是要先学会做人。这四个方面的其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只不过世界眼光是向外的，而党性修养是内省的。

二

初到党校，我是颇为迷茫的。我学的是数学，在师专教的也是数学。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轨迹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动，但在那个时代，人是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的。除去被“上山下乡”的大潮不由自主地裹挟到农村外，这已经是我第二次面对这样无奈的选择了。第一次当然是高考，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那场空前绝后的考试。这是一次迟到的考试，我们已经等待得太久太久！我们中的许多人是从正在干活的田间地头、工厂的车间、代课的课堂放下手中的活计，甚至是告别妻儿老小走向考场的。有一种说法叫“老三届”“新三级”，我们和稍后的78级、79级，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新三级”。这是共和国教育史上特殊的三届

大学生。我们的中坚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老三届”，然而，何止是“老三届”？这三届大学生和研究生几乎囊括了“文化大革命”十年被耽误的一代学子中的佼佼者。

恢复高考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科。这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自然科学，虽然我从小就对历史、文学感兴趣，但在同龄人中我的理科成绩尤其是数学成绩并不差，以至于读中学时，数学老师曾偷偷地给我开过“小灶”。但我深知我们这一代人在基础教育方面的缺陷，“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还不满10岁，连小学都没有读完。与“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相比，我们的基础教育更加支离破碎，大部分时光是在无休无止的学工学农和大批判中度过的。如果说文科方面的知识还可以自学，那么在数理化方面缺乏基本的训练就难以弥补了。比如，我在中学阶段基本没有系统地学过立体几何，这使我后来在需要空间想象能力的时候吃尽了苦头。但即便如此，首届高考我考得并不赖，但由于那顶无形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我失去了被省内外任何知名的高校录取的机会。此时，本地师专接纳了我。就这样，我以文科考生的身份进了这所刚刚升级的学校的数学专业。既然已经没有了读更好的大学的希望，那么，学数学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时的我固执地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多数学科是可以自学的，而数学和自然科学没有教师的指导则不行。

在师专我度过了5年，前一段是当学生，后一段边工作边学习。虽然后来我被调到党校，为了适应干部教育的需要，念研究生的时候改学哲学，但这5年的学习养成的数学思维的习惯使我获益匪浅，终身受益。数学使我更能理解无限的思想。比如，一个十进制计数体系的数字 $0.999\cdots$ 这个小数点后无限循环9的数在事实上与1相等。这不过是指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数学和哲学共同的基础是逻辑。我从中获得了严谨地思考、清晰地表达哲学观点的能力。这一点我有亲身的体验。20世纪80年代末当我在中国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开山、《大逻辑》翻译者杨一之

先生的课堂上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时，我对黑格尔那种三个一组，抱成一团，组成一个小圆圈，小圆圈包含在大圆圈里面，向更大的圆圈过渡，整个体系形成一个“圆圈式”的螺旋式上升的范畴体系感到很亲切。我把它比喻为一部由许多慢三步、快三步的旋律和节奏组成的精神的圆舞曲。我之所以能够较好地理解黑格尔的这个宏大的华丽的体系，得益于当年在数学的殿堂里受到的训练。学数学的人思维往往更清晰，因而能更好地理解哲学。想学习哲学，那就好好学习数学和科学吧！数学是大自然更喜欢的哲学语言，科学是我们将哲学与现实结合起来的唯一真正有效的手段。因此，数学和科学对学习哲学和从事战略研究来说至关重要。

三

我有一年多，几乎每天要夹着课本，拎着教具，穿过校园，去教室为学员补习数学。那是1983年，党校教育开始“正规化”。所谓“正规化”，就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整整一代人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党校承担了干部学历补课的任务，形成了“长短结合”的办学格局和以“老五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为核心的教育课程。我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国民教育院校调入党校的。

那时候，校园里最美的风景就是不眠的灯光。每天晚上，规定的作息时间过后，学员宿舍仍然灯火通明，许多人还在昏黄的灯光下夜读，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乳汁。然而，要叫这些当时已人到中年的学员捡起丢了多年的数理化，与他们的孩子一起演算数学题，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干部教育是一种“通才教育”。领导人才大都是“复合型”的“通才”而不是专业面狭窄的“专才”。他们不仅要掌握某一学科和部门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有尽可能宽的知识面；不一定要知其所以然，但一定要知其然；不一定要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而只要知道这方面的专家是谁就行了。比如，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领导干部不能再是“科盲”了，但

是对于这些已经具备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学员来说，迫切需要的并不是数理化的基础知识，而是从总体上了解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形势和竞争态势，在普及现代科学技术的新进展、新知识的同时，去掌握如何发展科学技术以及应用科学技术促进和引导经济与发展的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这就是文化补课结束后我在党校开设的最初的两门课程：《科学技术史》和《自然科学概要》，那是我漫长的干部教育生涯的开端。这是两门具有宏观的战略性质的课程。前者是史，后者是论，史论结合。以此为起点，我在专业上走过了由数学而数学史、科技史，由科技史而哲学，并最终走上了战略研究的道路。这本书就是多年来我对这个课题思考的结晶。时至今日，战略研究已成为当代显学，战略一词不仅已经家喻户晓，而且早已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中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但这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我不敢说我已经入门了，但我正在努力。前辈学者钮先钟曾归纳了战略研究的四种境界，即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境界、识事理之常的科学境界、探无形之谜的艺术境界和究天人之际的哲学境界。对我来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愿化身漫漫长路上的一座驿站，以等待和照料未来的远行人。

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两个时代。前一个时代是革命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则进入了一个市场化的时代。这注定了我们的人生必定是奉献的人生。我们生长于共和国的第一个30年，工作于第二个30年即改革开放的30年。可以自豪的是，在市场化大潮中，我始终坚守三尺讲台。教师是清苦的，两袖清风，一腔热血，教无定法，讲无止境；教师又是幸福的，桃李天下，绿树成荫。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路汗水，一些成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三尺讲台，连着我们的酸甜苦辣；三尺讲台，是我们实现生命价值的所在。优秀的教师，必定魂系三尺讲台。教师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是什么精神？这首先是蜡烛精神，但这是一支两头点燃的蜡烛，既照亮别人，又在照亮别人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是鲁迅

先生所说的“孺子牛”精神，吃的是草，挤出的是乳汁。要给别人一碗水，自己先要有一桶水。这是人梯精神。教师是真理的播火者，是文明的传承者。学生之所以看得更远，永远是因为他站在老师的肩膀上。这是西西弗斯精神。我们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每天反复推石上山，去重复那传递人类文明火炬的永恒的“劳动”。

目 录

我的战略研究历程（代序）	(1)
第一章 战略与战略思维概说	(1)
一、追根溯源话战略	(1)
二、战略思维的涵义及构成	(19)
三、战略思维的类型和特点	(40)
第二章 战略思维的产生与发展	(56)
一、战略思维的产生	(56)
二、中国古代的战略思维	(65)
三、西方战略思维概述	(77)
四、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思维	(97)
第三章 战略思维与情报	(119)
一、情报和情报研究概说	(119)
二、情报在战略研究中的作用	(127)
三、情报的搜集、分析与运用	(135)
第四章 战略思维与谋略	(143)
一、谋略界说及相关概念辨析	(143)
二、中国古代谋略思想的发展历程	(152)
三、古今谋略举隅	(161)
第五章 战略理念：战略思维的基本观念	(175)
一、战略理念的内涵和意义	(175)

二、战略思维的基本理念	(177)
三、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	(192)
第六章 战略思维与辩证思维	(197)
一、抽象思维的两个阶段	(197)
二、辩证思维与战略思维的关系	(203)
三、战略思维的基本范畴	(207)
第七章 战略思维与领导思维	(216)
一、现代领导者需要具备战略思维	(216)
二、领导者战略思维的基本方法	(222)
三、领导者战略思维能力的培养	(237)
第八章 战略思维与现代智库	(243)
一、智库的由来与发展	(243)
二、现代智库的含义和特点	(248)
三、智库在战略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	(254)
四、新型智库建设的几点思考	(258)
第九章 战略思维与战略研究	(263)
一、战略研究兴起和发展的背景	(263)
二、战略研究的含义和特点	(270)
三、战略研究的基本内容	(277)
第十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思维	(308)
一、全球战略思维	(308)
二、国家战略思维	(317)
三、区域战略思维	(321)

第一章 战略与战略思维概说

一、追根溯源话战略

战略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产物，但是它却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家喻户晓的概念，并且正在铸造世界的未来。战略也是人类思维，尤其是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展示的广阔舞台。既然战略在人类历史和思维中的作用如此举足轻重，不言而喻，那么它肯定会成为公众关注和探讨的论题。在面对战略或着手研究战略之时，人们自然要问：什么是战略？

顾名思义，战略脱胎于战争。“战略”一词起源于军事科学，它是同“战役”“战术”相对存在的概念，其涵义是指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战略产生于人类的军事实践，而这种实践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就出现了，由于不同的社会群体通常会有不同的利益，因此它们之间的互动常常表现为冲突与战争。有战争，人们就会设想如何谋取胜利，最初的战争只是单纯的斗力，但很快在斗力之外又加上斗智，到双方都知道斗智时，战略的观念便开始产生。

中国古代战争规模巨大而频繁，战争实践极为丰富，且主要是内战。《左传·成公十三年》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祀，就是祭祀；戎，就是战争。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对一国来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前 26 世纪神农氏伐斧燧部落之战算起，至清代结束，4500 多年间共发生 6000 多场战争，占世界同期发生战争总数的 1/3 以

^①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 2 册），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861 页。

上。^①又据我国学者李西堂的统计，从公元前 770 年至 1911 年，2681 年间中国共发生各种战争 3748 次，平均每年发生 1.4 次。中国军队的数量、战争的规模和次数都远远超过欧洲；中国历史上战乱的时间也远远超过和平的时间。其中，连续战乱最长的有五个时期：春秋战国（前 770—前 221 年）551 年，发生战争 614 次；黄巾起义至南北朝时期（184—589 年）405 年，713 次；安史兵变至陈桥兵变（755—960 年）205 年，151 次；宋辽夏金时期（960—1279 年）319 年，551 次；鸦片战争至民国时期（1840—1949 年）110 年，376 次。以上共计 1591 年时间，发生战争 2405 次。^②

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产生了许多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战略思想家，形成了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军事典籍。相传，在上古时期，神农氏就有兵法 1 篇，黄帝轩辕氏有兵法 16 篇，蚩尤氏有兵法 2 篇。商周时期出现的《军政》和《军志》是我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的兵书，其书虽已失传，但从后世引用的一些佚文片段来看，其中包括黄帝战胜四帝的作战经验以及伊尹、姜太公、管仲的用兵史实记录，还有军事规律分析和指挥原则，实为研究早期军事战略思维的珍贵资料。比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引用了《军志》的 3 条佚文：“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③。《孙子十家注·军争篇》张预注保存了《军政》的两条佚文：“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强而避之”^④。“允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强而避之”等论述，是要求战争指导者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有取胜的可能便进攻，有失利的危险便退却，遇到强敌就避开，使自己始终掌握主动权而立于不败之地。“有德不可敌”，是《军志》在总结战争起

① 彭光谦等著：《军事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 页。

② 以上数据系我国学者李西堂从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年版《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中统计出来的。

③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 1 册），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456 页。

④ 《孙子十家注·军争篇》，载《诸子集成》（第 6 册），上海书店 1986 年版，第 122 页。

因和胜败的基础上得出的一条结论。

历代兵书究竟有多少？汉初的张良和韩信曾奉命整理兵书，共得 182 家之作，最后留下 35 种。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 26 年），杰出的学者刘向、刘歆父子受命主持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理群书的工作。他们把古书分成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其中，负责整理兵书的是步兵校尉任宏。这次整理的结果，写进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其书早佚。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是《汉书·艺文志》的《兵书略》，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目录，共著录 53 家，790 篇，43 卷图书。其后各代著录的兵书不等。1933 年 4 月，陆达节所著《历代兵书目录》问世，其中著录历代兵书 1304 部、6831 卷（内有 203 部的卷数不明），得以流传者仅 288 部、2106 卷。1988 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许保林所著《中国兵书知见录》，该书收录我国迄今见诸目录的兵书 3380 余部、23503 卷（含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数）。其中存世兵书 2308 部、18567 卷。^① 1990 年，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申宁所撰《中国古代兵书总目》，共收录 1911 年辛亥革命前的兵书（包括清代后期翻译的兵书）4221 种。这是迄今所收兵书目录最全的一部工具书，其中现在所能看到的大约有 500 种。剔除内容重复、内容相近而书名不同、名为兵书而并无论兵价值、同一著作而只是版本不同的兵书，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那么所存兵书的精粹之作，大致在二三百种左右。1987 年，解放军出版社和辽沈书社开始联合出版《中国兵书集成》，收录历代兵书近 200 种，基本包括了历代兵书之精粹。^②

当然，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并不只是记载在兵书专著中，古人讨论战略问题，研究兴亡得失，记述战争和军事的典籍，还有经、史、子、集，历代的典、鉴、志、考、实录、会要、汇编，帝王的诏令、文武大臣的军

^① 许保林：《中国兵书知见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 页。

^② 王兆春：《中国历代兵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84 ~ 185 页。

事奏疏，以及丛书、类书等。甲骨文、金文中就有军事记载，《周易》的卦、爻辞，《尚书》的《汤誓》《牧誓》《费誓》《甘誓》，《周礼》的《夏官》；历代正史中的“兵志”；诸子百家著述中的有关篇目，如《老子》及《墨子》的《非攻》《公输》《备城门》等篇，《管子》的《七法》《地数》《制分》《九变》等篇，《荀子》的《议兵》篇，《商君书》的《战法》《立本》《兵守》《境内》等篇，《吕氏春秋》的《荡兵》《论威》《决胜》等篇；《通典》的《兵典》；《通考》的《兵考》；《太平御览》的《兵部》；《册府元龟》的《将帅部》；《古今图书集成》的《戎政典》等。它们所记载的战略思想十分丰富，其数量之多远在兵书专著之上。

然而，中国虽然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战略传统、绚烂的战略文化的国度，春秋末期的大军事家孙子被东西方公认为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他所著的《孙子兵法》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有影响的古典军事名著，至今仍被誉为“东方兵学鼻祖”“世界古代第一兵书”^①，但我们现在所用的“战略”一词并不是国货，而是来自西方，其原文为“strategy”，而“战略”只是一个译名而已。中国古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战略”一词是“战”与“略”分别使用的，“战”指战斗、交战和战争，“略”指筹略、策略、谋划等。“战略”通常被泛称为“谋”“计”“画”“策”“筹”“猷”“算”“略”“韬”等，如“庙算”“庙战”“运筹”“方略”“韬略”“武略”“将略”等，一直到3世纪末期，“战略”一词才作为军事术语出现。西晋史学家、军事家司马彪（？—306年）就曾著有《战略》一书。司马彪是晋朝高阳王司马睦之长子，少年时好色薄行，丧失了王位的继承权。此后专心研究学问，从事著述。除《战略》以外，还有《兵记》《九州春秋》《续汉书》等。他所著《战略》一书虽已失传，但其部分内容仍散见于古代典籍中，裴松之曾引述其中的文字来为《三国

① [美] 约翰·柯林斯：《大战略》，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78年版，第8页。

志》中人物作注。清人黄奭将其辑为一卷，约 8000 字，收入《汉学堂丛书》之内。从“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在得人也”，“顺道者昌，逆德者亡”，“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等佚文来看，该书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战略”概念，第一次用《战略》来作为书名，而且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战略问题专著。司马彪之后，还出现过许多以“战略”为书名的军事著作。6 世纪，北魏大将金城郡公赵爽（约 532—599 年）也撰有《战略》一书，共计 26 卷，《隋书·经籍志》《通志·艺文略》均将其归入兵书类。明末茅元仪撰有《武备志》，其中第 2 部分为《廿一史战略考》，汇辑春秋至元代战略史实和权谋形势，共计 33 卷 613 节。我国古代虽有作为书名的战略，但并无作为军事术语的战略。最初把“strategy”译为“战略”的可能是日本人，而我国从日本引进这个名词是在清朝末年，准确的时间已不可考。1903 年，北洋陆军督练处编印的《军语》中收有“战略”条，其意为：“策划军国之方略也。”1908 年，应雄图编、任衣洲译的《战略学》出版。1911 年，保定军官学堂学生潘毅等组织编译的克劳塞维茨的《大战学理》（即《战争论》），由陆军教育研究社刊印发行。此书是《战争论》的第一种中译本，由日文转译而成，《大战学理》是日本人译该书时所用的书名。

在西方印欧语系中，不管是斯拉夫语族、日耳曼语族还是罗马语族，“战略”一词都源于古希腊语的“stratos”一词，其意义为军队。从这个词衍生出“strategos”和“stratagem”。“strategos”意为“将军”，“stratagem”含有在战时有技巧地欺骗以达成自己目的或破坏他人目的之谋略的意义。史传 6 世纪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把全国分为若干军区，每个军区设一名军政合一的指挥官，就称为“strategos”，意为“将军”。580 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毛莱斯（又译莫里斯，Maurice，539—620 年）编写了一本军事教科书 *strategicon*，意为“将略”，即“为将之道”或“将军的艺术”，专门用于培训军事指挥官。一般认为，这是西方第一部真正的战略

学著作，也是西方语言中“战略”一词的最早出处。当代西方语言中的“战略”一词，如英语中的“strategy”、法语中的“stratégie”和德语中的“strategie”都是从“strategicon”这个词根衍生来的。900年左右，东罗马帝国的另一位皇帝利奥六世（Leo VI，886—912年在位）又编写了一部优秀的军事教科书 *Tactica*，此书对于战争作了精细化、科学化的研究，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各种不同的敌人，以及应采取何种战法，都作了精密的分析。此种规律或范式，遂定名为“Tactica”，这个名词来源于希腊文“Taxis”，其意义为战斗单位，所以利奥所著之书也就是战斗单位的教范。自从这两部东罗马帝国的军事经典问世后，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并未得到流传，一直湮没无闻。直到18世纪才又为法国人梅齐乐（Paul de Maizeroy，1719—1780年）所发掘出来。1770年，梅齐乐把这两部书译成法文，根据其书名创造出“strategy”和“tactics”两个新名词，并于1777年在自己所著的《战争理论》（*Theorie de la guerre*）一书中首次使用。此即为“战略”和“战术”两个现代军事术语的起源。梅齐乐在其书中不仅使用了“战略”（stratégie）这个名词，还把它界定为“作战的指导”。从此，“战略”一词逐步成为欧洲各国普遍使用的军事术语。

那么，什么是战略？战略虽然是现代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我们在媒体上、在工作中、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战略”这个词汇，但当我们试图用理论的语言表述这一家喻户晓的名词，给战略下一个简明而精确的定义时，仍然会有一种头绪纷繁、无从下手的感觉。因为战略的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在历史上变化多端，各个国家、各个战略集团、各种战略学派由于所处的战略环境、战略地位以及战略利益不同，因而对战略概念的理解和表述也不尽相同。有人统计，仅在西方，从战略概念的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对“战略”所下的定义就有200多个。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由于战略环境较简单，军事力量在战略诸因素中又处于支配地位，所以，战略研究仅仅局限在军事领域。战略仅仅是个军事概念，即军事战

略。什么是军事战略？1799年，德国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奠基人海因里希·迪特里希·比洛（Dietrich Heinrich von Bülow，1757—1807年）在其著作《最新战法要旨》中首次将军事科学区分为战略与战术两部分。他认为，战略是关于在视界和大炮射程之外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而战术是关于上述范围内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战术是对战略的补充并从属于战略。这个定义虽然没有真正抓住战略的本质，但朦胧地猜测到了战略的全局特性，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说，梅齐乐在其所著的《战争理论》一书中最先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战略”概念，并给它下了一个概括而简练的定义：战略就是作战指导，是针对战争全局的谋划和指导。

19世纪初，一批资产阶级战略思想家总结了法国大革命的战争实践，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军事战略概念，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瑞士人约米尼和普鲁士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

安托万·亨利·约米尼（又译若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1779—1869年），军事理论家，法国拿破仑时期的将军。生于瑞士的法语地区，参加过拿破仑一世的多次远征，因受排挤于1813年转投俄军，两度出任俄国沙皇军事顾问近20年。约米尼活了90岁，在长达70年的军旅生涯中，为两个大国的4个皇帝服务过，并且也受到了4个皇帝的器重。他的最大贡献是几部军事理论的鸿篇巨著，对战争的性质和规律、战略战术、军队建设等各方面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创立了较完善的军事理论体系。他所著的《兵法概论》（又译《战争艺术概论》）一书，被誉为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教科书。他认为，战争并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艺术。“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是研究整个战争区的艺术。战术是在发生冲突的现地作战和根据当地条件配置兵力的艺术，是在战场各点使用兵力的艺术。”凡属整个战争区的问题，均属战略范畴。^①这就明确地提出战略

^① [法] 约米尼：《战争艺术概论》，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